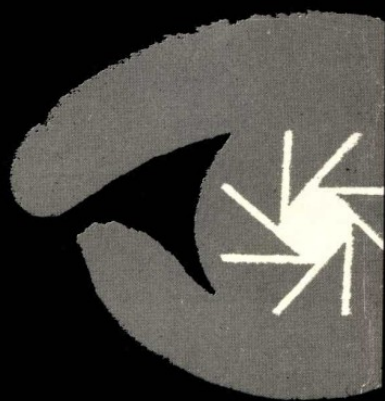




凝视中国塔

黄文山 叶少波 林世恩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凝视中国塔

黄文山 叶少波 林世恩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得贵巷 59 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6·375 印 5 插页 166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7-80534-750-6

I·645 定价: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产生新概念的劳动是痛苦的。

——维特根斯坦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历史的选择	(3)
第一节:失之交臂	(4)
第二节:重新被注视的土地	(11)
第二章:八面来风	(18)
第一节:开拓者	(19)
第二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23)
第三节:乘长风破万里浪	(27)
第三章:跨越海峡	(33)
第一节:血缘与地缘	(34)
第二节:海峡传来的涛声	(37)
第三节:望大陆	(44)
第四章:解开雅典娜神咒	(50)
第一节:一顶漂亮的“帽子”	(51)

第二节:翱翔的“领头雁”	(55)
第三节:火中之鸟	(65)
第五章:这里是试验区	(71)
第一节:马尾,你怎么了	(72)
第二节:在十字路口	(75)
第三节:曙光中的思索	(78)
第六章:走出黄土地	(82)
第一节:岂因祸福避趋之	(83)
第二节:激情写江山	(90)
第三节:走出去是个天	(99)
第七章:嬗变与新生	(105)
第一节:冲撞	(106)
第二节:大洋风涛的挑战	(111)
第三节:认识自己	(121)
第八章:汇入太平洋	(132)
第一节:与世界接轨	(133)
第二节:古港必需回答	(145)
第三节:从游戏规则谈起	(150)

第九章:寻找新感觉	(157)
第一节:追根寻源	(158)
第二节:当个“贤外助”	(162)
第三节:研磨中诞生	(170)
第十章:未圆的梦	(178)
第一节:马江之梦	(179)
第二节:不进则退	(181)
第三节:希望的延伸	(185)
尾 声	(196)
后 记	(199)

楔 子

什么时候起，一场发端于武夷山脉的自然界原始冲动开始奔流不息。这是一条桀骜不驯的浩荡流体，它从崇山峻岭的层层围困之中呼啸着冲决而出，一路威风凛凛地巡视着为它折腰臣服的广土众民。

这条被福建人称为母亲河的大江，有一个跟“黄河”、“长江”一样朴实得有些干巴的名字：闽江。把这样一个直白的称呼赋予一条血气旺盛、一泻千里的大江，似乎显得有些苍白。

在闽江即将汇入东海之际，一座石塔兀然矗立于中流。那份动与静的对峙如此尖锐，显得惊心动魄。一种力量与另一种力量一览无余的对比，对比中共同完成了闽江口一处独特的风景。大河使石塔更为壮观，石塔使河流更具灵性。

在中华民族传统的崇拜意识里，河和塔是两个色彩浓重的符号。在这里，它们被置于同一个空间。是偶合，还是一种命定？

这座石塔就是闻名海内外的罗星塔。霞光流荡处，蓊郁的草木之上，罗星塔突兀而出，叩击长天，群山为之屏息。此塔昂然翘首，其势矫健雄伟，犹如擎天玉柱。君临闽江，一派王者风度。悄然端凝，蓦然心动，河的流动似乎正是为了塔的静止，塔的伟岸挺秀正是得到了大江的滋润。

遥想当年，在经济魔力驱使下越过大洋驶进闽江口的番船进入完全陌生的地界，一片茫然中迎面望见挺立激流中的灯塔，顿时如释重负：“到了，到了！中国塔，中国塔！OK！”

中国塔，一个响亮、气派的名字！

中国塔，一个涵盖深广的名字！

相传明朝中叶开始,这种叫法就见于国外了。番船来此,不懂本地地名,以至干脆把马尾也叫做“中国塔”了。

鸦片战争后,马尾港被辟为五口通商的口岸之一,门户洞开,各国商船云集,这种叫法被广泛沿用,流行于世界各地。所以,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国际邮政地名上都把马尾这个地方称为“中国塔”。

中国塔,既是塔名,又是地名。这在世界塔史上大概是绝无仅有之事。

在东西方文明最初的接触中,中国塔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接合点,马尾——中国塔,似乎已不仅仅是名称上的简单替代,这一点,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得到了有力的验证。

塔下,闪闪发光的大江近在咫尺,可以清晰地辨认出浪头遒劲的线条。江水隆隆地响着,闪烁而颤动。在这里,乌龙江、琴江与马江(马尾地段的闽江别称)相交汇,每逢潮涨,三江与倒灌的海流在塔下开阔的江面上相互冲激,清与浊,咸与淡,浪与涌,沉与浮,搅在一起,旋流翻卷,浩浩荡荡……

这是一条拥有自己的历史、性格、走向的大江;

这是一条长流着闽海子民无数期盼,带着自豪也带着遗憾的河流。

依江而立的古塔,你不仅仅是风物,更是历史的见证者。

今日中国塔,正在摆脱大江的遗憾,重塑自己的灵魂。

这场变革将把它推入什么样的历史格局呢?中华民族的再选择将从它身上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

石塔下一副塔联格外显眼:

朝朝朝朝朝朝夕

长长长长长消

谜一样的塔联,你要告诉人们什么呢?

一切都在可知与未知之间。

第一章：历史的选择

1972年2月21日上午11点许，一架豪华专机停在北京西苑机场，美国总统尼克松缓缓地走下舷梯，朝中国挥了挥手。

整个世界都在倾听尼克松走下舷梯的脚步声。这位拥有典型的北美洲男人身材的美国人脸上漾动着明朗的微笑。

迎接他的人群中，为首的是中国总理周恩来。

两位政治巨人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访问接近尾声时，这位美国总统突然想起什么，对陪同他的中国总理提出一个出人意料的要求：如果可能的话，他想到中国马尾看一看。

他说到马尾这个地名时，语气很肯定，就象他经常去过的一个地方。这位美国前海军军官，曾经雄心勃勃地想在海军这个领域有所作为。马尾作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地，多次牵动过他的心思。即将离开中国之际，当年的情绪在他心底再度泛起。

鉴于文革期间马尾的荒凉，周总理婉言谢绝了。

第一节：失之交臂

1861年9月5日，两江总督曾国藩、湖北巡抚胡林翼率军攻陷太平军占领的安庆城。

次日，曾国藩、胡林翼趾高气扬地巡视安庆城。被战争蹂躏的古城满目疮痍，空气中飘动着刺鼻的血腥味，过往行人步履匆匆，恰似惊弓之鸟。

得意之际，忽见外国洋轮冒着滚滚浓烟从江面上急驰而过，行驶如飞，胡林翼见状极为震骇，口称：“‘长毛贼’（指太平军——作者）日蹙之势，不足为虑；洋鬼子着实厉害，奇技难御啊……”言毕大口吐血，不省人事。急忙兼程送往武昌，路上一命呜呼。

将军没有死在战场上，却死在一次闲游中，真乃阴差阳错，滑稽之至。

可我们笑不起来。

透过将军之死，我们分明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中华民族当年的沉重史实。

这些在中国江河中横冲直撞的西方近代工业产物“船坚炮利”，令中国黯然失色，手足无措。在鸦片战争中屈辱地存活下来的清王朝深陷于“战则丧国，和则辱国”的痛苦之中。以此看来，胡林翼被吓死并非偶然。

中国，来到了命运的岔道口上。

清初以来近二百年的“闭关自守”政策，不但没有给中国带来安全，反而造成了长期的经济和科学文化的落后。就在清朝统治者厉行“海禁”，盲目虚骄期间，就在包括大多数所谓“饱学之士”在内的中国人还把海洋当成奇异的神秘世界之时，推翻了欧洲封建统治的资产

阶级，已为了扩大商品销售市场和掠夺原料产地，使用轮船和大炮四处出击。海洋成为他们如履平地的通途。

不进则退，历史的规律就是这样冷酷无情。

已经大大落后于世界新潮流的中国，在“征夷”、“抚夷”、“怀柔”、“羁縻”诸政策全部失效之后，经过无数次艰难的辩论，终于决定仿效“西法”，兴办洋务。

于是，一场被世界逼出来的历时 30 余载的洋务运动揭开了序幕，给困厄中的中国带来了一线曙光。

历史选择了马尾。

从此，马尾与中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它身上可以感触到时代脉搏的强烈跳动。

雄才大略的闽浙总督左宗棠审时度势，于 1886 年 6 月 25 日上奏清庭，建议设厂自造轮船，由洋务派主政的总理衙门于 7 月 14 日就予批准，前后不到三个星期。这在当时普遍存在办事效率低下的风气中实属罕见，清政府求强却辱的急迫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闽浙总督的目光落在了拥有天然良港的马尾。

就这样，中国近代最早的造船工业——马尾船政局诞生了。

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一所海军学校——马尾船政学堂成立了。

在闽浙总督左宗棠、船政大臣沈葆楨的相继主持下，花费巨资引进外国机器设备和日意格等一大批外国管理、技术人才，制定了一系列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管理制度，招收资质聪颖、粗通文字的少年入学，向“洋教习”学算术、几何、物理、微积分，学法语、机械学、球面三角、透视绘图学，学地理、天文、航海等。

从严格意义上说，马尾船政失败了。它远离了兴办的初衷，没有成为强国的“利器”，渐渐弱化，最后被历史所湮没。

“师夷长技以制夷”——左宗棠等人的宏愿成为泡影。使中国近

代史上这一重大举措显得有些苍白虚无，令人喟叹。古老文明无法挽回地走向衰败。

其实，我们民族缺乏的绝不仅是轮船火炮，失败在造船之初就已经注定了。

不可否认，中华民族曾经灿烂过，但也应该承认，后来她就和农业文明起源很早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一样衰落下去了。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始终走在人类文明的最前列。

中国是很难承认这些的。以至于船政学堂的学生在学习西洋科学技术之时仍被告诫：“今日之事，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可也，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不可也。”规定每日堂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习论策，以明义理。”于是，在这所中国寄予振兴厚望的近代先进的新兴学堂里，延续了千百年的“人之初，性本善……”的古老声音时时响亮地传出来，直冲云天。

也许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古老传统文明具有如此不可变易的顽固性。

我们的先人讲了个“淮橘为枳”的故事。同样是橘，种在淮南就能结出甘甜的果实，而种在淮北就变成只会结苦果的枳，因为两地的水土不一样。其实，如果想在淮北种出橘来也不是没有办法，那就要把淮北的水土进行一番改造。可惜马尾办船政时，并没有悟到这个道理。

我们是个最爱念叨着自己是五千年文明的民族，以至于“骄傲使人落后”这个小孩都懂的道理却捉弄了一代又一代中国的“大人”。这是由于长期的专制制度的斫丧，使中国人迷失了自己的思想与判断能力，可悲的是，至今仍有许多人没有理解到，伴随“五千年文明”重负的是饥肠辘辘之声。

当然，对历史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在当时的中国，马尾的确已跨出了一步。作为近代造船工业的发端地，马尾办船政的意义已超越了

造船的范畴。即使那扇门只打开一条缝，但毕竟让人看到了许多门外的东西。于是，从那门缝间走出了林泰曾、刘步蟾、邓世昌、萨镇冰等一批中国近代海军将领；走出了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严复、杰出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然而，偌大的中国是无法从门缝间走出的，马尾船政的结局也便成为必然。它的体现方式就是那场震惊中外的中法马江海战。

二

那场马江海战之所以震惊中外，是因为那不是一场战争。

战争的法则里不存在谦谦君子，战争是以狰狞的面目显示其特点，而那场海战的过程是——

法国因为清政府对琼山战争的赔款还不够意思，命令法军海陆并进，试图用武力逼清政府就范。当法军的远东舰队开到闽江口，发现两岸众多的炮台对准他们，就派人告知闽督何璟，他们的船队是来中国“游历”的，这位昏庸的清朝大臣一听，既是游历，不妨请进，就象欢迎客人一样让法舰通行无阻地进入马江，闽江天险形同虚设。

那可是一艘艘架着大炮，带着鱼雷的法国军舰啊！如此“游历”恐怕在人类史上是仅有之事。

加之中方前线指挥官——所谓海疆会办张佩纶居然是个毫无近代工业概念和军事经验的封建官吏，在得知了对方是来“战斗”之后，仍只懂“仰承谕旨：彼若不动，我亦不发。”

把左宗棠、沈葆楨他们苦心经营出来的舰队——近代工业的产物交给这些人指挥，这是中国政治的使然。

于是，已处强势的法舰轻而易举地选择战机，待退潮时分，处于上游的中国舰队船尾对着法舰火力最强的船首时，宣布开战。

战火烧红了马江的每一个浪头。在不到半小时的时间内，中国的十一艘战舰被击沉九艘，“战争”结束了……

这只能算是一场屠杀——屠场设在马江。

一代人的心血和热望凝聚成的马尾船政的成果，就是这样被推上了历史考场。

强国梦随同被击中的战舰一起沉落。中国在马尾又一次接受了屈辱的命运。

然而，东西方两大文明在历史的邂逅中碰撞出了强烈的火花，谁也无法否定这种直接的对抗和融合、征服和反征服在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一面，尽管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一击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微，催生了许多迎合历史潮流的新思想。马江海战之后，涌现了为数众多的传播西方思想和技术的学馆即是一个明显的迹象。

中国现代化历史主题在西方文明挑战中被揭示出来，但由于西方文明的影响一开始便以枪炮与鸦片为先导，所以这一历史主题顿时被湮没在痛苦与屈辱之中。苦难的中华民族在被动地实现现代化历史主题的征途上，充满了腥风血雨，一开始就命中注定似地带上了悲剧的色彩。

中国应该怎样走出厄运呢？

历史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这种追问与沉思。

涛声依旧。

驻足马江边上，似乎还能从中隐约地分辨出一百多年前残留下的炮声。当年被烈士的鲜血染红的江面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清澈过。江水平静地流淌着，看不出任何喜怒哀乐，似乎那场战争被收藏在最隐秘的地方……

七百多位死难烈士被安葬在昭忠祠边的马限山下，长方形的庞大墓身在绵远的岁月里静寂无言，唯有绿树和青草岁岁年年陪伴着他们。

如果他们的死难，没有使我们的民族得到一份深刻警醒的话，你叫那些庞大墓身里的英灵又如何安息呢？

三

当时大清帝国的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这个硕大无朋的巨人，有时突然跳起，呵欠伸腰，我们以为他醒了，准备看他做一番伟大事业，但是过了一阵，却看见他又坐了下来，喝一口茶，燃起烟袋，打个呵欠，又朦胧地睡着了……”

历史在十九世纪中叶给了马尾和它背后的民族一个极其重要的机会。

这个机会没有被深刻地认识，因而失之交臂。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机遇之鸟消失在日落的黄昏，留下无边无际的空旷和苍茫。

这只机遇之鸟同样也掠过日本的天空，跟中国“同文同种”的日本，却牢牢地将它捉住了，1886年，日本明治维新成功。

为什么中国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同时产生，而结局却是天壤之别呢？

1900年的美国纽约街头，出现了一本书，题名为《中国唯一的希望》，它的作者是一位中国人，叫张之洞。

作为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在这本书中阐述了洋务派的核心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洋务派“中体西用”的观点是从“坚船利炮”的层面来理解和判定西方文明的价值，认为中国的礼教、制度、思想文化是全世界最好的，只要从西方学些“坚船利炮”，就完美无缺了。他们企图在不“惊动”古老文明的前提下，吸取外国的一些具体技术，使中国走上既富且强的道路。

在马江海战隆隆的炮声中，这个幻想被无情地击灭了。

从一个完全背离了现代化要求的错误目的出发，采用“中体西用”的错误方式，使中国现代化工业文明形态的建立一开始就成为摇

篮里的“死胎”。

胎死马尾。

而同样在儒教伦理思想统治之中的日本，虽然早先也有人提出“日本的精神、西方的学识”，但很快就被客观历史进程抛弃，取而代之的是“殖产兴业”、“富国强兵”，还有“文明开化”这三大口号。

如果说马尾的中法海战只是洋务运动失败的预兆，那么 1894 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则是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

一个“小日本国”把“天朝大国”收拾得服服贴贴，而两国的变革是同时开始的。恐怕没有任何东西比这对中国的“中体西用”之道更具讽刺意味的了。

有人在这场阵痛中醒悟了。其中一位就是从马尾走出的严复，他把马尾船政的衰落同“日本国”收拾“天朝”联系起来思考，认识是深刻的。他奔走呼吁：“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还提出：“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这些远识都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肯定和采纳。

中国，又露出了一线生机。

然而，墨守成规的当政者再一次放飞了机遇之鸟，以光绪帝被禁，六君子血泊菜市口为结局拧灭了那一线生机。

马尾，曾作为近代中国强国梦的寄托地，象一颗流星一样在十九世纪中国黑暗的天空一闪而逝。

风，一如既往地鼓动着马江的波浪。

中国能否再一次钟情这一块土地呢？马尾在长长的寂寞中等待着……

第二节：重新被注视的土地

目光坚定深邃的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手在地图上移动着。

他的手相继停在中国沿海的几个地方：

深圳、珠海、汕头、厦门。

他那带着四川口音的声音不大，可全世界都听到了：

我们辟出这几个地方搞经济特区，试验一下经济建设的新路子，给全国的改革开放带个头。

总设计师意图很明显：大胆吸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合理做法，闯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他对此寄予厚望，希望排头兵“杀出一条血路”。

这位深谙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政治家想必预见到了什么，非同寻常地提到了这句话——杀出一条血路。

这是对改革者的最大鞭策和鼓励。

八十年代一开始，中国就这样毅然地走上了一条深刻的变革新路。

1984年3月26日至4月6日，北京。

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联合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上肯定了经济特区的实践，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福州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在这些城市中再选几个点，搞经济技术开发区。

也就是说，中国又将多出几个排头兵。